金鋼鑽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星期二發行

□館址□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五號　□電話□ 九〇六〇〇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三一五號　中宣部登記證字四一四五號

今日一大張售洋分八二釐

▶第一千八百四十七號◀

定報價目　每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中國境內全年五元半年二元八角每月六角日本同國外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寄費在內

廣告刊例　四十四字高爲一行每天每行洋三角　報頭上(一寸二寸六分)每天洋三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惠寄遞之報紙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禁止轉載翻譯翻印

財孔將赴港晤胡

(新華)

近傳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將啣命赴港、敦促胡漢民氏北來、記者特訪晤孔氏於其私邸、舉以叩詢、據談本人早有南下一行之意、前此王亮疇孫哲生二先生南下時、中樞諸人、本即欲本人偕往、時適劉湘前來就商四川財政、及處理白銀問題等要事、未克抽身、現本人如得暇、確擬前往一行、胡先生最近終能北來也云云、至外傳胡氏出洋之說、滬上胡氏關係方面、謂胡並無斯意、惟北來確屬可能耳、

值五千萬之故宮盜案

(西時)

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易培基盜寶舞弊案、法院奉政府嚴令、務期緝獲正犯破案、近日報端迭有紀載、昨日報據天津電傳、易培基因中央緝捕甚嚴、長法潛逋關外云云、本報記者以此事叩諸在滬故宮某理事、據談此案各詳情如次、

□易竊古物值五千萬

易培基長故博院時之盜寶舞弊、經發覺後、由法院進行偵察、並實事檢點被盜寶物之額數、經查出屬實者、計對照清室古物清冊、所缺少古物已無蹤跡、實被盜賣、再用假古物偷換之真品、亦有數百件之多、綜計其價值、當在五千萬元以上、此項鉅大數字、在中國堪稱爲破題兒之第一遭大竊案、且此項古物、據悉自殷周起迄有清、歷朝均有、其關係歷史文化損失、堪稱巨大、

□易妻服飾引起懷疑

此鉅大盜寶舞弊案、初由張繼夫人崔振華女士在平發覺控告、其事之起因、有頗堪發噱者、蓋事之起源爲崔女士窺破易培基之夫人於某次宴會中、其首飾帶、及狐皮袍服、均爲社會罕見之珍品、故發而進行偵查、結果乃破獲如是之大盜寶案、更據另一方面傳說、易培基盜寶、其享受並不限於其本人一身、另有與易地位相等之要人某某等、亦各均沾實惠、當局已知之、唯須獲易後則可全破云、

□證據屬實托庇日人

關于易培基之本人、在盜寶案被發覺時、初猶撰文上訴中監會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置喙强辯、既經查明屬實、乃稍斂跡、初寓滬、滬寓一二八之役毀於兵燹、乃買屋於津門日租界內、後此案日緊一日、易竟不顧大體、投某國人之懷抱、求其保護、其一舉一動、當局知之甚詳、

□遁跡關外爲可能事

昨日津電傳聞、易因懼畏捕緝、遁跡關外、爲可能之事實、政府對此當有辦法、務使緝獲、決不能使之終究遁罪法外、而易成爲衆矢之的、國賊之罪益加深、至於將否引起外交牽涉、本人非外交當局未便隨便相談云云、

靖江新港大通輪划船被刧乘客宣言(下)

再退步言、設使該主人平日對於往來乘客、不抽此二分保護捐時、然該李少安於業務上、亦負有玩忽致人損失責任、查往日划船之往返運卸、人貨最多、需時不過二三小時、該夜鴻大輪鳴笛起椗後、划船二三小時內不回、意外之變、當可逆料、苟在此時間、即報請治安機關派丁施探、縱不能將匪徒截獲、亦可使匪徒驚逸、損失不至如此之大、乃進口較遲至六七時之久、該局主人、作個人之娛樂、置乘客生命財於不顧、即加以有串通嫌疑、其更何辭、矧新港該局輪船停泊之處、距輪局非遙、輪船鳴笛行止、雖無痛癢之新港居民、猶知而熟諳、私謂今夜大通划船至此時不還、必生變故、乃在負有專責之李少安、反漠不關心、等諸風馬、則我難民等此次所遭損失責任、舍該李少安其誰負、新港治安機關如水陸公安及保安隊皆環該輪局左右、輪埠所停划船、猶有三艘、一舉口之勞而不爲、謂爲串通、雖曰不宜、此理由之所在也、綜上事實理由、新港輪局主人李少安、對于乘客既抽二分之保護捐、而不予乘客以相當之保護、對乘客爲苛索、對公家爲侵佔、業務與時間上、能預防而不加預防、能營救而不施營救、非玩忽、即串通、四者必居其一、查李少安自承辦新港大通輪局迄今、已擁有數萬金貲財、財能通人、隻指能掩、難民等今遭此刧、避債無台、點金乏術、明知卵與石敵、優劣立分、惟有哀乞我

各界諸父老兄弟姊妹激發熱忱、主張公道、哀我災黎血汗之金錢、爲李少安侵佔玩忽喪失、或以言辭相助、或以文字賜援、或以正義主持、俾難民等得博最後勝利、獲相當賠償、則生當啣環、死亦結草、謹此宣言、

被刧乘客同啓

鄂省發行公債修築鄂西鄂南二路

(吾金)

▲已與滬上銀行界商妥抵押手續

鄂省府主席張羣氏於日前來滬、向滬銀行界接洽關於鄂省公債事、對於發行後之抵押數目及其他問題、均有討論、茲已事畢、於前晚離滬入京返鄂、本市市長吳鐵城、祕書長俞鴻鈞、三省剿匪總部南昌行營祕書長楊永泰、市保安處處長楊虎、公安局北站分局長梁扶初等、均往送行、前晚十一時、乘臥車離滬入京、在京擬謁汪院長請示鄂省機宜、然後返鄂、茲悉關於鄂省建設公債六百萬元、已決定於明年元旦日發行、該項公債、爲修築鄂西鄂南二路之用、現任張氏已向滬上銀行界接洽就緒、發行之後、決先以一部份之票面、向滬上銀行界先行抵押、得款後即從事兩路之建築、鄂財政廳長賈士毅、前曾一度來滬、向本市銀行界接洽、現在因發行在即、賈擬於本月月底、再來滬上、與銀行界商就抵押取款手續也、

兩路路政刷新一斑

(俠魂)

京滬滬杭甬兩路管理局、自慘遭一二八滬戰以後、損失不貲、在局外人推測、恐有破產之危機、自鐵道部委派黃伯樵氏爲局長、並以劉處長輔之、路政刷新、竟有一日千里之勢、乃關心路務者、輒謂北站裝設收音機、解除旅客寂寞、及各站栽植模形花園、藉壯觀瞻、闢劃青陽港蝕路花園飯店、將都市生活移至於鄉村之間、使農村經濟、賴以暢通、是則青陽港附近之農民、不致再有經濟恐慌之虞矣、最近又在北站餐室內、添售稀飯饅頭火燒等食品以來、營業之盛、得未曾有、每逢午飧時期、殆室內人頭擠擠、後主者覺無可插足、同時劉處長復親自訓練兩路侍役、教以搬取碗碟之姿勢、雖瑣屑細事、亦親自檢視、此誠爲近今刷新路政之一斑也、

短簡

(晉光)

頃據廣東路九四號美孚洋行消息、日「滿」兩國政府、現已實施其石油統制法、爲自衛起見、將於本星期四五、在滬召集其幹部人員、舉行石油會議、該行總經理哈加氏及副經理和爾德氏、已電駐日該行經理馬爾幹氏及魯爾德氏來滬參加此項會議、馬魯兩氏、現已啓程、明日可以抵埠、此外並函邀德士古油行經理故列氏、共同參加討論應付方策、聞以擁護東亞市場之既得權利爲目的、故由三大石油公司聯席會議、以便討論對策、其結果如何、雖尚未得悉、而其對於日「滿」兩國政府將採取若何態度、此點頗堪注目、並聞我國政府、亦將實行統制政策、

今日爲外商冬至封關節、國外市場均休息二日、須於二十七日起、再行交易、江海關於今日亦循例休假、昨日標金市場、大條市況、因投機家及美國買進、中國貨出少、交易收後平平、中央掛牌、上海標金標準爲一〇一三・二〇圓、金業交易市場、則以今明兩日、國外市場休業、故亦將休業兩日、昨日市場中多頭盡量拋出、致造成殺多頭之現象、賣多買少、九時開盤最高價祇九八八・九絕少交易、十時餘爲九七八・二元、又昨日洋折、仍達四角、

三北輪船公司航駛長江線之清浦輪、日前行抵蕪湖附近之黑沙洲擱淺、現該公司、已派輪前往施救、

中國航空公司星期日、由粵飛滬之滬粵線北上機、前日過福州、因途中大霧頗重、致飛近溫州時、重新又折回福州過夜、昨日該公司方面、至十時許、仍未接該機離閩之電話、須下午天氣轉佳時、始能來滬、至滬漢線因長江氣候尚佳、是以昨晨西上東下各機、仍准時飛出云、

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氏、日前出席五中全會後、由京來滬、曾宴請本市銀行界諸領袖、商議投資開發西北事宜、旋於二十一日偕同其夫人傅學文女士、由滬赴杭、轉往紹興原籍掃墓、茲已事畢、於昨晨返滬、並悉將再召集銀行界開會、續討投資事宜、並定二十八日返陝、

日本海軍人員、近來將有來我國各地視察之傳說、此次日本海軍大學畢業生十九人、已於前日由教官阿部大佐率領、乘長崎丸來滬、於昨晨抵埠、在滬勾留一二日、即將轉赴漢口長江一帶視察、日本駐滬海軍官佐、昨日假日本俱樂部招待一切、

賑捐祕聞

(陸士諤)

聽得辦賑捐的人、最歡迎的是無名氏捐戶、就爲十個無名氏、如果捐款數目相等、他祇消公布一個、其餘九個、就可以叩光上袋了、其次歡迎的是王太太陸太太陳女士沈女士、就爲有姓無名、類同的很多、也可以從中揩油、所以我勸賑捐男女大慈善家、最好把眞實名字披露、使辦賑的人、至少總減少幾分作弊、

惱人春色

(四〇七)　(汪仲賢著)

第十回　登樓驚黑暗鳩佔鵲巢　覿面識依稀鶯遷鴿舍

竟敢動手打人。打得他憤火愈熾。正欲還手。聽得她狂喊强盜。秋塘究竟是公子哥兒。恐怕被捕房到來弄得有口難分。當眞還陪她打官司嗎。想到這裏不免有些心慌。掙脫了留春的手想要逃走。留春一面狂喊一面死不放手。秋塘聽得外房通通脚聲。心裏愈慌。拚命一掙。將一件大衣撕碎。使勁將留春推倒在地。帽子也來不及拿。掉頭就奔。奔到外房。正與宜春撞了個滿懷。宜春倒退幾步。秋塘奪門而出。屋裏同居盡被驚醒。都在樓梯頭圍觀。看見秋塘由房裏衝出來。還疑惑是眞的强盜。大家沒命的逃散。

史案奇聞

（紀新）

史量才先生之死、含冤千古、人多惜之、談者謂史有一兄、病廢已年餘、初史翁無子、螟領史兄爲義子、復禱於西華山、乃生先生、故翁並愛史兄、謂兄實大佳、乃能導引其弟來吾家也、史既富有、友愛彌篤、居兄於滬之別墅、蔣以病廢、行動如張靜江氏之需人扶持、史死、家人祕不使兄知、有所詢、則答以在杭未歸、一日、值史先生七、兄之子赴史宅、乘墓猶未歸、及歸、兄泫然詔其子曰、我竊問吾弟近狀、汝不以告我、頃得一夢、知吾弟死矣、夢吾弟告我、死爲匪人槍殺、時吾弟奔甚迅、不幸一足脫屣、猝不能行、乃一蹶而爲中要害也、兄子知不能復隱、則以實告、問吾叔夢中復有何語、兄曰、吾弟謂彼壽當至八十、惜吾父禱西華山時、求道士於疏上用印一顆、道士索價八金、吾父嫌八金過巨、則與以六金、道士用印、乃以某之印一角、職是之故、余享年僅五十有六也、家人聞兄言、莫不驚異、謂殆時果嘗見先生一足脫屣、豈眞史先生告乃兄如是耶、然史先生僅能道其致死之由、而不能道其仇殺之爲何人、豈九京之下、亦未獲知耶、史兄自夢見其弟、傷雁行之折翼、不數日亦歸道山矣、

論時裝

（失）

今日之時裝公司、可謂風起雲湧矣、出時裝特刊、舉行時裝表演、亦已不一而足矣、因介紹有滿李笠翁一文、以爲營斯業人士告、此文論面孔與衣裳之關係甚詳、讀此、可爲時裝公司之顧客、老闆與時裝公司之、下一針砭焉、其文曰、婦人衣衫、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綺羅文繡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而不貴精也、紅紫深豔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而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有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於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爲讎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麄者愈形其嬌、此等即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嬙不遠矣、然當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不得已而詳言其略、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色之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粗、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粗、精則愈形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其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爲粗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帛有精粗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粗深淺之別、非謂布帛必粗而綺羅必精、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下略）

趣諧

（陸君）

一人打牌畢、有從旁問其勝負如何者、答曰、我做了一回白龍山人、白龍山人者、王一亭先生、此云白龍山人、意即白弄、白弄者、

小金鋼鑽

即無輸贏也、

一人借旅邸作陽台、次日、友代人詢其昨晚在何處、答曰、他昨晚在造幣廠、問者頗疑造幣廠非住宿之處、既而啞然、蓋造幣廠如念成藍青官話、乃不曾明告

一人昨晚所作何事也、

一人上飯店、點爛汙肉絲、且吃且言、這隻爛汙比昨天的好、至此字、因下嚥將下文吞沒、鄰座一粲、者在鄰座、撮口暗暗呼殺千刀不置矣、

（編輯者）王小逸

自題四十造像兩律

（王懷冰）

對影嗟今我。蹉跎四十年。新容添白髮。舊物剩青氈。境遇多顛沛。心情屢變遷。此身有何用。愁思到吟邊。

細數平生事。飄零感不禁。萍蹤江海寄。蓬鬢雪霜侵。每撫憂時淚。難期濟世心。欲歌流水曲。何處覓知音。

明史中之秦裕伯傳

（一青）

上海城隍神、蓋知其爲秦裕伯、偶檢明史、見文苑傳記秦裕伯事、略云、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亂、棄官、客揚州、久之、避地上海、居母喪哀毀、吳元年、太祖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病不出、帝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其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涕泗橫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二年、改待制、旋以治書侍御史、三年、始設科取士、以裕伯與劉基爲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辯善論說、有裨悉當帝意、帝數稱之、出知隴州、卒於官、

代郵

息盦君鑒、命作傳芳聯、意甚佳、惜下聯唱徹又唱、用兩唱字、而上聯並無重字、似疊稍失檢點、又李暮之謨、似係平聲、不知可以讀否、須一查之、（月旦）

集團結婚

（觀魚）

吳市長將於二十四年元旦、舉行上海市集團結婚、這是一種創格、據說先徵集未婚夫婦五十對、到元旦這一天、同往市政府舉行結婚典禮、費用每對夫婦只要十元、大概是吃吃糕點之類所需的、物美不美是不知道、價是的確可稱爲廉的了、我想這一來、其優點就不可勝言、第一、十塊錢娶一個老婆、代價之廉、比江北草棚裏那些辣塊人做親還要便宜、第二、吳市長做證婚人、這是請都請不到的大人物、他一做證婚人、牌子硬得來、第三、從前狀元郎、有件榮譽的事、就是奉旨完姻、大團圓、這也是奉旨完姻、說起來、多漂亮、第四、行起禮來、幾十個新郎和幾十個新娘同時行禮、雖然他們的老婆或是丈夫只有一個、但是宛如和幾十個新郎官或是新娘子一同鞠躬、誰不要心花朵朵開呢、怕只怕、新郎新娘太多了、目迷五色、也許有新郎不認得新娘的、新娘不認得新郎的、倘然眼睛一眨、握差了手、坐差了汽車、走差了門口、睡差了覺、豈不是大撒其爛汙、又怕只怕、新娘子不能一個個都是天仙化人、有幾個中委貌醜的新娘、本來可得丈夫歡愛的、因爲一擠到大隊裏、比下有餘、比上不足、卻比下來了、於是夫婦之間、因不是大英照會而反目、豈不是又大撒其爛汙、但我所慮的、還是杞人憂天、不見得使會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罷、

兩地圖對雲南的謬誤（三）

（李伯東）

查屠君對雲南的說明、既多謬誤、其謬誤處、想必在所不免、當民十八世界輿地學社、送請教育部審查的時候、教育部即宜認眞審查、將附圖說明的謬誤處、逐一指摘、批令該社更正、始能准他發行、如或教育部不明各省地理的眞象、即當將該圖對各省的說明、抄發各該省各中校、令飭審查、將該圖說明的謬誤處、逐一指出、簽呈教育部、彙齊後發交該社、令飭逐一更正後、始得發行、要這樣的鄭重其事、纔不至以訛傳訛、貽誤各中校的教員學生、及其他的閱者、乃教育部以地圖的說明、不關重要、不肯認眞審查、亦不發交各省各中校審查、並不管他圖裏的附說合不合、即發給該社執照、並且說「世界輿地學社送請審查屠思聰著之表解說明中華最新形勢圖合一冊、茲經本部審定、認爲合於中等學校教學地理之用」的話、足見教育部審查該社的地圖附說、全是敷衍了事、雖說教學合用、而其實是不可用、該社以這種不眞確的圖說、欺蒙教育部、教育部又把這種不眞確的圖說、加以審定二字、給以執照一張、使該社發行、去欺蒙全國教員學生、及其他的閱者、眞是誤盡天下的人不淺、東方輿地學社李長傳洪懋熙兩君所編的中華新地圖說明、在未曾出版的前幾個月、伯東便把屠君圖內、上面所列乙項各條的謬誤、寫在信上、告知東方輿地學社、請該社注意、不可像世界輿地學社的錯誤、乃該社以爲中華最新形勢圖、是教育部審定過的、不管屠君所說的錯誤、用他來做藍本、將屠君的說明、略爲更改幾字、作爲中華新地圖的附說、對於伯東信中所說的、全然置之不理、不惜自誤以誤人、眞是可笑而又可歎、屠君思聰爲信他人的話所誤、教育部爲信屠君的話所誤、李長傳洪懋熙兩君又爲信教育部審定過的圖說所誤、設如我們知道這部地圖說明的謬誤、再不指明出來、所有全國的教員學生、以及其他的閱者、更要爲信這兩地圖的說明所誤、豈不是誤盡天下的人、屠君知道自誤、當快快登報並向各校聲明、所著的中華最新形勢圖的說明、係爲他人的話所誤、請閱者將各人所知道的、自行更改、教育部知道自己審查疏忽、當快快通令全國中等學校、取消中華最新形勢圖其中的說明、多有誤處、由閱者將他的誤處、即爲更正、李洪兩君知道爲中華最新形勢圖所誤、當快快登報並向各學校聲明、中華新地圖的說明、不甚眞確、請閱者將說明中的誤處、即自行更改、這是光明正大的行爲、並不是自暴其短、先哲有言「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李洪屠三君、和教育部的大人先生們、如果有不肯誤人不敢誤人的心、想必採納伯東的這個話、從此以後、對於著作教科所用的圖書、和審查的時候、總請認眞點纔好、不眞確的話、快把他更改了、閱者便受益不少、（完）

桃花江是美人窠

（以聘自長沙寄）

桃花江也曾出過有名的大政治家、清朝的胡文忠公胡林翼、他就是桃花江畔人氏、胡氏在清朝、其實還不僅祇是一個大政治家、就是在有清一代的學術史上、胡氏所佔的地位、又何常在曾文正公曾國藩之下呢、在近幾年來、有一個以武功發迹的蔡鍔、他也是桃花江畔人氏、據說是湖南美人裏面最著的一個、這都不是桃花江畔的美人兒窠的人物嗎、桃花江是美人窠的歌詞、既已迭經官府禁止了、桃花江的美人兒呢、顧祈她們緊緊的記牢着傾國傾城的恥辱、本着女性們所專具的特能、替我們這垂危的民族多多盡點力、可是、這並不祇是桃花江的美人兒應該如此、就是祇能夠聽慣桃花江的歌詞的美人兒、也應該是如此、

聯華花絮

（影制）

羅明佑費穆合導之「天倫」、近日籌備開拍頗忙。日前費穆曾偕攝影黃紹芬、劇務王仰樵等赴鎮江揚州一帶、視察外景。

譚友六編導之「秋扇明燈」、男主角已選定蔣君超。

「寒江落雁」爲馬徐維邦「暴雨梨花」後之心血傑作。該劇對舊家庭配偶之不當做有力之提示與攻擊、爲一社會絕大悲劇。

王人美將主演吳永剛「神女」後之新作「小天使」。人美往昔在「野玫瑰」中之神態將復現於此片中。

杭州聯華大戲院開幕、選定聯華鉅片「大路」爲開幕第一片。

金燄所畜之獵犬、極靈俐、能坐、能立、能臥、能與人行握手禮。

韓蘭根劉繼羣梅琳主演之喜劇「無愁君子」、日前由劇務爲韓劉置備服裝、兩套西服、共化去大洋三元八角五分。打破聯華爲演員製備服裝之最新紀錄。

聯華畫報決定於廿四年一月一日擴大革新。該期畫報內容極爲精采。陳燕燕、鄭君里、吳永剛、費穆等均有文字發表。

人體展覽會（一三）

（愛去先生）

□二展

小姐是智多星下凡、別假作癡呆了、不是我在太太面前撒下一個大謊、要出來一趟、只有得麻煩、麗華道、你早說了不到北安小學去、也讓我換一件好一點的衣服、阿鳳道、柳家少爺敬重你是敬你一肚子學問、並不是敬重你的衣服、這有什麼難爲情的、麗華沒話、一路走着、已隱隱望見柳家祠堂的黑牆、又走了一程、已走在一帶竹籬之外、麗華站住了、讓阿鳳先走進去、阿鳳走了進去、只見一條大黑狗直奔出來、向着麗華汪汪亂叫、嚇得麗華拾起了兩手、幾乎要叫出姆媽來、正在危急的當兒、一個當差模樣的直奔出來、喝住了那大黑狗、說郭小姐、我們少爺請、麗華一邊走、一邊斜了身體、望着黑狗、心裏委實還有些害怕、走到門口、柳又梅已從裏邊直奔出來、說勞駕勞駕、柳又梅身後、還跟着個阿鳳、

湘水樓隨筆

（吳秋燕）

前天看見新聞報新園林裏、記載上海全市童子軍總動員、分區向行人勸募、以救嗷嗷待哺的災民、他們偶然捐到一位坐在自備汽車上的大腹賈、這個富商、非但不拿出一錢來、反斥汽車夫、何以停車、立刻叫車夫開車前進、這事給人見了、起了不少的感想哩、現在富有的人、除少數倘有良心外、其餘的人、只顧自己飽暖就是了、管那災民不災民、這是都麼令人痛心的事、如其把這班人、去比武訓積乞丐錢來興學和小學生積糖果錢來救災民、豈不要愧死了麼、古之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他的樂趣、可知古人的樂、是樂在道德文章、決不樂在聲色貨利的、不過現在的一部份人、不做官想做官、做了官想發財、發了財、還想造洋房坐汽車、討小××、終日東思西想、還有什麼正當的樂趣呢、

金鋼鑽月刊第十二集目次